

杜甫草堂的书声

□王汉友

古人云：“少不入川，老不离蜀”，言天府之国民闲适，少年入川易消壮志，老年离川难舍安乐。今我已过知天命之年，既无雄心消磨之虞，亦无乐不思蜀之忧。适逢国庆，心向往之，遂决定赴蓉城一游。

“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……”及至正门，清脆稚嫩的书声忽穿林渡水而来，混着晨露打湿草木的清润气息。恍惚间，千年诗魂与鲜活童心在浣花溪畔悄然相拥，书香、桂香、兰香交织弥漫，漫过青砖黛瓦。循声望去，几个身着汉服的孩子正立在照壁前诵读《春夜喜雨》。琅琅书声撞在“草堂”匾额的大字上，荡起细碎的回响，又坠入浣花溪的碧波里，漾开层层隽永的诗韵，在城市的血脉中悄然复苏。

哦！这草堂本不是寻常园林，而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。那份穷且益坚、老当益壮的诗心，跨越时空的尘埃，在岁月中沉淀为不朽的力量，又在弦歌不辍的诵读声中，迸发出生生不息的活力，如阶前翠竹，顶着秋霜仍节节向上。

“万里桥西一草堂，百花潭水即沧浪。”公元759年冬，衣衫褴褛、形容憔悴的杜甫来到成都西郊，开始了“漂泊西南天地间”的生活。荒地上，他拾柴搭茅，一抔黄土、几根梁柱，撑起了乱世中一方简陋的栖身之所。他的到来，为天府之国的温润山水镌刻下沉郁顿挫的文化基因，也让蜀地的风染上了苍凉与赤诚。如今秋风吹过，祠前的古柏簌簌作响，似在低声复述当年的困顿与坚守。

书声如无形的丝线，牵引着脚步，在亭台楼阁间穿行。大殿是草堂中轴线的第二重建筑，黛瓦覆顶，古木荫檐，花影浮动，墨香氤氲。步入大殿，一尊杜甫跪坐船头的铜像映入眼帘：身形消瘦，双眉紧蹙，郁郁远望，心思浩渺，仿佛正向苍天发出“乾坤含疮痍，忧虞何时毕”的沉重慨叹。忽有几个孩子提着书包跑进大殿，在铜像前站定，齐声读起《望岳》：“岱宗夫如何？齐鲁青未了……”稚嫩的声音里自有“会当凌绝顶”的豪情，与铜像的沉郁形成奇妙的呼应，让人仿佛看到青年杜甫“裘马颇清狂”的勃勃英气正在新一代身上延续。

从齐鲁大地上的泰山，到天府之国的成都，杜甫的诗如一轮明月温暖照亮了一代代中国人的精神原乡。

诗史堂是中轴线的核心，这里陈列着杜甫的生平事迹和诗作。厅堂中央，是一尊由著名雕塑家刘开渠雕塑的杜甫半身铜像。塑像两侧是朱德撰写的对联：“草堂留后世，诗圣著千秋。”堂内还挂有郭沫若撰写的书联：“世上疮痍，诗中圣哲；民间疾苦，笔底波澜。”

人们屏息凝神，静静观赏，连孩子们嬉闹的声音也悄悄低了下去，唯有桂香在空气中缓缓流淌。在这里，诗史不再是冰冷的文字，而是鲜活的历史，是悲天悯人的情怀，是撒在孩子们心中“忧黎元”的种子。

走过诗史堂，便至柴门。门前池水碧波荡漾，粼粼波光映着两岸经霜的绿树翠竹，叶片边缘泛着淡淡的红，如诗如画。“花径不曾缘客扫，蓬门今始为君开。”公元761年的一个春日，明媚的阳光洒满草堂，竹林里的新笋正攒着劲往上冒，笋尖顶着嫩黄的笋衣，像撒在绿毯上的星星；满径的野花竞相绽放，粉的、白的、紫的，把小路铺成了花毯。彼时，一位姓崔的朋友慕名来访。杜甫听见声响，急忙推开柴门，连鞋上沾着的泥土都顾不上拂去，便沿着花径快步相迎。“他乡遇故知”的喜悦，像一缕暖阳照进了这满是苦难的日子，一时忘却了“恒饥稚子色凄凉”的困顿。他迎着友人的笑脸，指尖或许还沾着扫花的泥土，眼底却亮得像盛满了星光。今夕复何夕，共此灯烛光。这喜悦，是于尘埃中仰望星光时心田绽放的温暖，是居尘学道的修行里那朵自火焰中诞生的红莲。

“文章垂世自一事，忠义凛凛令人思。”穿过柴门，工部祠迎面而立。祠内正中供奉杜甫塑像，东西两侧分祀宋代诗人陆游、黄庭坚。杜甫以诗写尽乱世沧桑，陆游以心承接其爱国赤诚，黄庭坚则以“点铁成金”“夺胎换骨”延续其诗学风骨。陆游对世人以“诗圣”评价杜甫不以为然，叹曰：“后世但作诗人看，使我抚几空嗟咨。”他读懂了杜甫诗里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的悲悯，更承袭了那份“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”的担当。江西诗派领袖黄庭坚则是杜甫的忠实“传人”，在潜心钻研其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炼字功夫的同时，更传承了杜甫沉郁顿挫的诗风。

文章异代有知音。秋风穿堂而过，吹动祠内的帘幔，桂香随之流转，仿佛先贤的吟诵仍在耳畔回响。此刻，站在工部祠内，杜甫的叹息、陆游的呐喊、黄庭坚的吟诵交织在一起，顺着锦水秋风，飘向更远的岁月，也让更多前来瞻仰的人，读懂了这份跨越时空的精神共鸣。

柴门下，一条长满青苔的石径直通院

内，石板缝隙里嵌着暗红的叶片，沾着秋露，踩上去沙沙作响。竹林深处，几间茅草屋掩映在草木丛中，正是当年杜甫一家的居所。步入院子，左植四松，右栽五桃，药圃、菜园分列两侧，诗人笔下“老妻画纸为棋局，稚子敲针作钓钩”的烟火日常如在眼前。门槛凹陷处积着千年雨痕，恍若《北征》中“乾坤含疮痍”的韵脚。石缝间的野草恣意生长，依稀可闻诗人“疾恶信如雠”的愤懑吟唱。阶前野菊以金黄抗击秋寒，花瓣上凝着的冷露，仿佛《九日》中“竹叶于人既无分，菊花从此不须开”的清寂。半掩的门隙中飘出几缕清香，恍惚与当年严武夏日携酒来访时，杜甫扫径烹茶的炊烟交融，分不清今夕何夕。瑟瑟秋风穿过“床头屋漏无干处”的裂缝，阶前顽石似乎还留着“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”的嬉闹痕迹。屋内陈设着棕床陶瓮，恍惚有“布衾多年冷似铁”的寒意漫上指尖。而当我吟诵起“安得广厦千万间”的诗句，忽觉满室生辉，暖意融融。蓦然回首，茅屋窗棂缺口恰好框住草堂外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，构成“玉垒浮云变古今”与新时代“广厦千万间”的时空对仗。今日之广厦万千，非独寒士皆欢颜，亦公之凤凰所赓续。这破败的茅屋，原是盛着中国人的精神广宇。

“国家不幸诗家幸，赋到沧桑句便工。”杜甫在成都度过了将近四年的安稳时光，创作了二百四十多首诗。而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中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的呐喊，尽显其“穷年忧黎元，叹息肠内热”的家国情怀，铸就了中国文人傲立天地的不朽风骨。明人李长祥叹曰：“少陵诗，得蜀山水吐气；蜀山水，得少陵诗吐气。”清代彭端淑亦在《题杜工部草堂》中写道：“公倘不来蜀，胸襟何由阔。蜀中得公诗，山川为增色。”

“江山也要伟人扶，神化丹青即画图。”秀美的蜀中山水，赋予杜甫源源不断的灵感与激情；沉郁顿挫的杜诗，则赋予蜀中山水血脉与灵魂。而孩子们的书声，则是这血脉的延续、灵魂的升华，让草堂的精神在代代相传中愈发璀璨。

出得门来，浣花溪畔高楼大厦的霓虹灯已次第亮起。草堂的秋色渐渐隐入暮霭，而“北极朝廷终不改”的胸怀与“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的呐喊，仍在飘落的黄叶上闪烁微光，化作永恒的力量。那些刻在石块或木板上的诗句，终究不如刻在人们心里的长久。草堂千诗碑上的平仄诗句期待着在每个清晨与黄昏，与一颗颗年轻的心重新押上平水韵的韵脚，让草堂的书声永远回荡在天地之间，温润岁月，照亮人心。

“人生如逆旅，我亦是行人。”眼前游人如织，稚子捧卷，书声与风声、水声、虫鸣交织。此情此景，令人感慨万端，徘徊良久，不忍离去。故不揣浅陋，谨以七古一首，寄高山仰止之忱：

秋谒少陵草堂

正是西风落叶时，百花潭北谒古祠。
广厦摩天接旧麓，寒砧映月浣花溪。
泪濡湘管忧黎庶，星洒清辉照酒卮。
千载蜀山鸿雁过，犹闻稚子诵杜诗。



泰山有个朝阳洞

□韩高义

巍峨苍茫的泰山，自古以来就以拔地通天之势、擎天捧日之姿而享誉海内外。从山下到山上，它不仅有着众多古建筑和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，还有星罗棋布的景点。这里，我写的就是泰山上一个不算起眼却拥有许多精彩故事的景点——朝阳洞。

朝阳洞没有什么奇特之处，只是一个十几米深、四五米宽，坐西朝东的普通石洞。石洞南边有二亩平地 and 数间茅草屋。在这里，人们可以举目观景、纵视天下。此处是沿中路攀登泰山的必经之地，海拔约一千米。夏秋时节，这里一会儿云雾缭绕、风雨交织，一会儿云消雾散、阳光灿烂，到了冬春时节，又变得寒风凛冽、雪花飘飘。好一个变化莫测的世界，不知迷倒了多少游人。

清代乾隆皇帝曾在此作诗。他在位55年间，先后11次来到泰安，其中6次登上泰山之巅，共题诗132首（不含灵岩寺等地的诗文）。乾隆有6次在朝阳洞旁休息、观赏、思索，赋诗5首（只一次登山未写）。这在泰

山中路的若干景点中，是独一无二的。

乾隆在赞美朝阳洞的诗文里，有多处提到房屋与深幽的环境相和谐、三间精舍颇清洁等。他告诉人们，这里很早就有山民居住和生活了。在这里居住的山民姓关，至于他们何时来此定居，现今没有人能说得清楚。

1900年，关家的小主人关荣友出生。在母亲的精心抚养下，他从小健壮，到十六七岁时便已长得五大三粗。因家境贫困，他在30岁时才娶妻赵氏。生一女孩后，妻子因病去世。4年后，他又迎娶一个他17岁的舒子镇。舒子镇也是泰山上一个穷人家的孩子，家住万仙楼一侧的草屋群。

年纪轻轻的舒子镇聪明伶俐、做事扎实、说话利落，还有助人为乐的好品质。她把朝阳洞的院落和游人喝茶、休息的地方打扫得干干净净，为游人创造了良好的活动环境。

关荣友则是个老实巴交的人，寡言少语、做事勤快。他有时在登山盘道上抬山轿，有时在山崖沟峪种山地，还有时到附近

的村子打短工，但是不论去哪里干活，只要回到朝阳洞，他总是帮着妻子做家务、看孩子，夫妻恩爱，家庭和睦。

转眼到了1961年。此时的关荣友已61岁，步入老年行列。而妻子则正值精力旺盛的中年，是家庭的主力。

这一年的5月8日，郭沫若携夫人于立群来登泰山。他对陪同登山的山东省副省长栗再温说：“乾隆当年登泰山曾为朝阳洞写过多首赞美的诗，我们能否在那里住一宿？当天登上泰山顶峰时间太紧了。”栗再温当即答应，并派人上山与关荣友一家商量，关家非常高兴地同意了。

当天下午，关荣友一家在登山盘道上等候，迎接郭沫若一行。关荣友离得很远便认出戴着金丝眼镜的瘦高个是郭老。他急忙跑上前去，将宾客迎进家中北屋前厅，冲茶相待。

品茶交谈中，郭沫若问关荣友：“请问你是从何处来泰山的？今年多大岁数？”关荣友说：“听老辈人说，祖籍是山西老鹳窝。我出生在朝阳洞附近的一座桥底下，

一辈子没离开过泰山，今年61岁了。”郭沫若又问：“你的文化程度如何？”关荣友直爽地回答：“我一生在泰山上混穷，没上过学，自学了一些文字，基本是个‘睁眼瞎’。”郭沫若叹了口气说：“泰山是座古老文明的山，是座文化底蕴很厚的山，可这里的主人却没有文化，这都是历史上社会不公造成的。”当得知关荣友的长子关立志已进入泰安一中读高中时，郭沫若欣喜地说：“好啊，这样儿子肯定要大大超过老子了。”郭沫若的话，让关荣友感到无比温暖。

……时光飞逝，1992年3月18日，92岁的关荣友病逝，全家人悲恸欲绝。舒子镇泪水涟涟地回忆，自己17岁到朝阳洞，与关荣友成家，住在茅草屋里不是听风就是听雨，过够了苦难的日子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幸福生活才逐渐到来。46岁时，夫妻俩已养育了10个孩子。那时生活虽然仍有些拮据，但丈夫很有眼光，把一个个孩子送到山下的学校读书。孩子们长大后都成了材。舒子镇意识到，关荣友虽然走了，可她

和一大群儿女还要好好生活下去，要继续把朝阳洞保护好，为中外游人服务好，为泰山争光，为祖国争光。

过了一段时间，舒子镇把儿女们叫到跟前，共商朝阳洞的发展。她提出“走出泰山，开阔视野”的建议，决定先去北京进行观光学习。当年8月中旬，一家人租了辆中巴车前往北京，游览了八达岭长城、故宫、颐和园、天安门广场等景点，还走进一些老街小巷的小吃店，品尝了特色小吃。

在北京的最后一天中午，舒子镇和孩子们去了全聚德烤鸭店。烤鸭店老板得知他们是来自山东泰山的一家人，亲自出面迎接，并致欢迎词。舒子镇大大方方地说：“北京全聚德烤鸭闻名世界，以往我们却没有条件来享用。今天，我们泰山朝阳洞的一家人，不仅要品尝你们的烤鸭，还要学习你们的服务……”

返回泰山的路上，舒子镇的心情依然非常激动。看着孩子们一个个神采飞扬、笑容满面，一幅朝阳洞的发展蓝图在她脑海中逐渐形成。

